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

姜德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有的珍贵资料，追忆了与文坛名家的深情交往，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且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内容……

■ 姜德明 / 著

人海 杂记

REN HAI ZA JI REN HAI ZA JI REN HAI ZA JI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姜德明 / 著

人海

杂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海杂记/姜德明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 1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ISBN 7-80595-744-4

I. 人… II. 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404 号

人海杂记

- | | |
|------|--------------------------|
| 作 者 | 姜德明 |
| 责任编辑 | 胡丽娟 |
| 封面设计 | 月 雅 晓 乔 |
| 出版发行 | 远方出版社 |
| 地 址 |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
| 邮 编 | 010010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143 千 |
| 印 张 | 7 |
| 版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 0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7-80595-744-4/1·297 |
| 定 价 | 10.00 元 |
-

目 录

人／海／杂／记

叶圣陶“巡病义诊”·····	(1)
吕叔湘不请而至·····	(4)
洁白的素笺·····	(7)
俞平伯与谷音社·····	(17)
夏丏尊的性格·····	(20)
胡愈老看书加批·····	(23)
布衣老人季羨林·····	(25)
萧乾先生远行·····	(28)
他与时间赛跑·····	(32)
“说点由衷的话”·····	(37)
送别卞先生·····	(42)
一事难忘·····	(46)
唐瑜印象·····	(49)

人
海
杂
记

文采风流廖沫沙·····	(52)
写在明信片上·····	(55)
孙犁爱读书目·····	(59)
忆陈凡·····	(62)
长跑者·····	(66)
戏迷萧铜·····	(71)
访书者·····	(75)
海上奇才·····	(79)
检书记·····	(82)
李长之的书评·····	(86)
李辉英的《三言两语》·····	(90)
凌叔华难忘北京·····	(93)
心有余悸陈学昭·····	(97)
笺中情深·····	(101)
赵萝蕤教授·····	(106)
李霁野偶作“杂烩”·····	(111)
一片童心张允和·····	(114)
一字之师胡絮青·····	(118)
王世襄抢救美鸽·····	(121)
徐盈子冈贤夫妇·····	(124)
请端木蕻良画笺·····	(127)
端木蕻良与《南开双周》·····	(130)
二黄一周南开人·····	(133)

徐迟与雪莱	(136)
走出“花香街”	(139)
林辰藏书有佳册	(143)
无端受累章西厓	(146)
许姬传文品喜人	(149)
土得掉面儿	(152)
邓云乡未竟书稿	(154)
梁永迷恋新文学	(156)
顾明小记	(159)
“我是一块瀑布”	(162)
琉璃厂寻梦记	(166)
姚茫父的《雨窗琐记》	(174)
瞿总之与掌故学	(179)
我是一个话剧迷	(185)
走进大墙	(189)
估衣街琐记	(193)
再到青龙潭	(197)
津门小记	(200)
初访杨柳青	(204)
路的漫忆	(209)
情缘未了	(213)

叶圣陶“巡病义诊”

1973年7月13日，报纸上刊出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的消息。叶圣陶先生就在这天早晨写了一篇短文寄给我，信中说：“今天送上一篇短文，盼望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我久已厌恶‘安息吧！’这句话。前些时与一位老友谈起，他有同感。这回悼章，他参与悼词的起稿定稿，就没有写上这句话。我趁热打铁，赶紧鼓吹一下，希望以后大家不再

说这句话……”致悼词的是郭沫若。叶先生告诉我,那位起稿的老友是胡愈之。

隔了几天,短稿未见刊出,他有点着急,来信催:“时隔5日,未见刊出,不免性急……这几天盼望邮递员早把日报送来,说来好笑,那心情很像将近60年以前开始投稿的时候那样——虽然盼望的根本动机并不相同。”叶先生的一片热情受到了冷遇,其实我比他还急。但,这样的建议,废止在悼词中用“安息吧”,影响面很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什么人可以做主马上发表呢?我只能如实地说“正在研究”。当时年过8旬的叶老竟天真地说:“我呈上短文的时候曾经这么想过,如果毛主席当编辑,一定会刊出我这篇短文的。这想法也有些好笑,书之以博一粦。”叶老以为“安息吧!”来源于天主教的仪式。至少他这主张乃一家之言,也有一定的道理。最后还是在报社《内部情况》上先造点舆论,供大家参考研究。事后我把叶老的短文退还他。7月24日傍晚叶老很平静地写给我一封回信:“承检还原稿,前日收到,所以然之故,亦能领会。昨日追悼张奚老,悼词末了没有那句话。大概是不会再说那句话了,我也满足了。”张奚老是指张奚若先生。叶老感到满足,我们也就放心了。

叶圣陶先生是一位老作家、教育家,更是一位语文学家,开有“文章病院”,多年来一直关心报纸上的新闻语言,经常给报上的病字病句开出药方,使我们受惠不浅。对此,报社上下无不感谢之至。这以后,叶老仍一如既往,没有停止过给报纸提意见,记得不久又来信谈“之所以”怎么个用法。我们马上把叶老的意见全文刊载在《简报》上,通报全社。

——叶圣陶“巡病义诊”——

叶圣陶先生是报纸忠诚的朋友，他出以公心地巡病义诊，也是全体编辑人员的老师。我们永远感谢他。

吕叔湘不请而至

关心报纸病字病句的还有
一位是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
他与编辑们并不熟识,凡有所
见,出于语言学家的品格和责
任感,立即主动来信指出语病
和错误,我经常看到他在报纸
上发表更正,内部《简报》上也
常有他的批评。我不认识吕先
生,见过多次都是在会场上。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积存的废
稿堆中捡到他写给《大地》编辑
的一封信,有些残破了,信的右

上角，用不同的笔迹写有“批”、“总”、“艺”、“○”、“△”的字样，证明这是经过群众工作部最先拆开来信，按内容加个批评的“批”字分类，然后送至总编室，再送文艺部，而文艺部至少有两个人看过此信，留下○和△的标记。最后决定不用，即置于废稿堆中。因为凡是见报的原稿得留档多年，按规定的年限再统一销毁。当时，我出于对吕先生的尊重，想打听一下是否回信致谢过了，时间隔得太久，查无结果，信便留在我的手中。当然，我也有保存名人手迹的考虑，觉得弃之可惜。现在抄录如后，借以见证吕先生对报纸工作的支持，或可作为先生的一篇佚文来看。

更正的更正

《大地》编辑同志：

贵刊7月28日刊载《杰出的英国女作家韦斯特》一文，8月23日登出“更正”，说是“戴姆·丽贝卡·韦斯特”应更正为“丽贝卡·韦斯特夫人”云云。按此处“戴姆”的原文是 Dame，把它作为姓名的一部分译音固然不对，译为“夫人”也会令人误会只是一般的称呼。按此处 Dame 是和 Sir 相等的女性尊称。按英国习惯，凡是被授与 O.B, O.B.E, V.C. 等勋位的，男的称为 Knight（不连姓名）或 Sir（连姓名），女的称为 Dame（连姓名）。“Dame Rebecca West”应译为“丽贝卡·韦斯特女爵士”。虽然“女”和“士”有点矛盾，但是比译为泛泛的“夫人”好，不致误会。原文是 Mrs。希望将上述更正

再予以更正。

敬礼！

吕叔湘

1983.8.24

吕叔湘先生也是开“文章病院”的“医生”。他还是一位翻译家，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敬佩。群众是智慧的，专家的眼睛更锐利，报纸离不开这些不请而至的热心的批评家。

洁白的素笺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先生是1956年的夏天，萧乾先生带我去她家约稿。那天，我很激动，我在一篇回忆里说，我只顾呆呆地望着她，“像根木头，连话也不会说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94年的冬天，与黄宗江兄同往北京医院看她。冰心先生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我们。

我与冰心先生不熟，接触也不多，生怕打扰她。但，作为

一名报纸副刊的编者，我还是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她普爱众生，世间喜爱她的人也太多了。老人仙逝后，我清理她给我的信件，共 15 封，为了表达我对冰心老人的尊敬和怀念，今录如下：

德明同志：

信悉，林培志和我久已不通音问，她身体不大好，据说她住在西郊人民大学教二宿舍，号码不知道。您可以打听。勿复。

冰 心

1982 年 10 月 18 日

我向老人打听林培志女士，因为我存有 30 年代林培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娜拉的出路》，书前还有冰心为她写的序。后来我也没有与林女士联系。

德明同志：

您的自订本我已经写好了，兹寄上。保护这书的《大地》，我要了，换了一本《诗刊》。

我的字本来就糟，墨笔字尤其难看，对不起！
祝好。

冰 心

1983 年 5 月 15 日

这一次真的是无端打扰了老人。我把 20 年代北京孔德学校印的活页讲义，挑选了叶圣陶先生的几篇文章，以宣

纸为衬订成线装本，请冰心先生题字。为了保护小册子，我寄出时夹在我们文艺部办的《大地》杂志中。老人寄回时把《大地》留下，换了一本《诗刊》。可见老人很喜欢我们编的这个刊物，而每期我们已按时寄赠给老人了。

我没有请老人给我写过条幅或花笺，这种方式亦是在寻求墨宝。

德明同志：

袁鹰同志让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您，收到，请赐我一个电话。

冰 心

1985年4月26日

寄我的是什么稿，不记得了。袁鹰同志与冰心先生很熟，估计是他要出差，才让老人把稿件寄我。

德明同志：

《霞》收到了。谢谢您告诉我，我记得有人关照我，您要选《老北京》，《默庐试笔》和《到青龙桥去》就好，别的我也想不起来了。祝

笔健

冰 心

1985年5月25日

《霞》，是我与袁鹰同志等合编的《万叶散文丛刊》之一，共出三辑，前两辑是《绿》和《丹》。我要编的《老北京》，即后

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北京乎》上下册。

德明同志：

得来信知已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工作，极好，并贺！

那位刘尧氏，我不认识，他的诗也不“怎么的”！平仄都不对。

《书讯》我没有稿子可写，倒是《冰心文集》第四册出来了，里面都是解放后的文章。有客来，勿书。

我已搬新住处，在和平楼隔壁。吴青一家和我同住，请枉过！

冰 心

1985年10月31日

此时我由文艺部调至出版社工作，怕有稿件往来事，特向老人报告。信中谈及我有一本战前出版的线装书，其中有赠冰心的一首旧诗，因问是否认识那位作诗者。《书讯》是我们出版社编印的小报，刊载过叶圣陶、巴金先生写的书刊广告，也想请冰心先生赐稿。

德明同志：

信收到。你们编《散文世界》，极好！我别的都写不了，也就是散文还不费劲。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选》，我看了稿目，很想看全文，请您将全文送来。“雅舍”的一切，我比

较熟悉。袁鹰不上班了，他的电话很难打，打通了也没人接，不知为什么？勿复，祝
笔健！

冰 心

1987年3月22日

《散文世界》，现已停刊，由袁鹰同志主编，我与韩少华、吴泰昌等轮流执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将出版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选》，我请冰心老人作序。

德明同志：

附上两篇杂文，你看哪篇放在哪一个刊物——《人民日报》和《散文世界》——好。我没有意见。梁实秋文我看了，没有想像的那么好。序文以后再写。祝
笔健。

冰 心

1987年3月28日

两篇杂文实为两篇精粹的散文小品，一篇《话说相思》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一篇《两栖动物》发表在《散文世界》上，即她当面和我说的要写两篇“好玩的”散文。稍后，冰心先生写来《雅舍小品选》序。

德明同志：

信收到。《雅舍小品》序，放在海外版，很好。